

# 螢

——劉君燦——

此詩乃說明余對前途之抉擇與希冀者。余學物理，然喜好文哲，而將來之成就亦期在文哲方面，物理不過一敝飯工具爾，詩中之時間純粹表示過程，流星等示卓越的心靈，北斗則為衆星所拱也。

余被人目為物理叛徒，出乎常軌，不按正道駛行，然余所願過者為一有意義之生活，詩情畫意，暢我心懷，他人之物議又何足道哉。

三二九之夕，躍入我眼，  
今夏綻射的第一朵螢。

孤寂的光亮，  
蛻自腐草；  
閃爍明滅，  
於黑夜的虎吻。

森然如軌，  
那刺夜的草林，  
卻無一絲晶光駛行。  
螢只跳躍，如量子，  
接引一地流星  
在四月。

縱然飛昇，燦列星城，  
亦將迸躍，以光速，  
逸出愛因斯坦的射程。

五月，  
蛙噪於腐草，  
螢已跳躍，  
焰北斗的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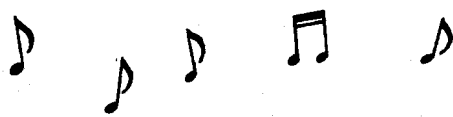
醉

劉君燦

款乃清歌，清歌款乃。  
風曳櫻桃？櫻桃曳風？  
無須持杯，我已醉，  
醉見維納斯，  
舞于耳蝸的迴廊。

顧盼盈盈，盈盈顧盼。  
明眸有我，我在明眸。  
無須持杯，我已醉，  
醉見瀟湘客，  
浴于兩池盈盈。

歡 樂



——來自音樂的

松 痕

是一個迷濛的夜晚，辦公大樓前的草地上，響起了布魯夫「蘇格蘭幻想曲」華麗而動人的樂章，聽說是布魯夫雨中散步得到了靈感，真帶給我們無垠的冥想和情趣。小提琴反覆奏出哀怨的主題，絃樂繼以對答，豎琴的撥動更增加縹渺虛忽的氣氛，我愛它民謠風格的旋律，流暢而柔美的樂句。

舒曼認為「音樂是靈魂的理想語言」，沒有

音樂，人生便是一種錯誤，便是一種遺憾。作曲家藉著善感的心靈，超越的才華，把對世界的頌揚，對整個人類的情懷，即興作曲，嘔瀝成音，當你細心聆賞長串不絕的音符表現出音樂家的感情、個性時，呈現在眼前的感性世界何其豐美！音樂是我們最要好的朋友，它可以振奮個人，乃至全民，它可以撫慰，滋潤孤寂的心靈，也可以帶來些許的傷感甚或歡樂。歌德讚譽著：「今後

心弦的響動，還是以往的振盪；幸和不幸，都織成了歌唱。」

韓得爾的塞爾斯緩板（綠蔭常在），端莊而徐慢的節奏，使我幻覺著生命的無常，環境的困厄，但經由執著的努力，終極到達一個完美的世界；我又深深地感受著，要獲得雋永的人生，惟有愛——是沈默娟美的愛隱藏內心，細加蘊含；或是轟轟烈烈地將愛心表諸行動，綻放光輝。這是一首充滿唯美主義色彩的音樂，有段歌詞，更能引起遐思：

我喜愛的篠懸木，嫩而美，好像只爲你長得茂盛；雖遭激烈的雷打雨淋，但它的寧靜難以侵襲，南風撫摸著它，永遠茂盛的綠蔭，我懷念的綠蔭。

## 大學之道

### 尋夢人

首先要說，看完這篇文章也許會發現，我們的大學不像或者根本不是文中所描述的那種也叫“大學”的機構 institution。但如果後者有何可取之處，何不把我們的大學變成文中的“大學”一樣？除掉一些我們辦不到的地方，何不我們稍微張開我們的雙眼，何不我們也以一樣的精神去從事問學？我們不都希望在進入社會時，能更有一份力量？

韋氏字典上說，大學是一個群體 (group)，由一群人集合在一個地方把各已經有發展的學問 (advanced fields) 加以研究，加以廣佈。又說它是一種機構，它具有教學與研究的成員 (faculty)；它頒給學位。

嚴格說，學院與大學有其不同。撇開編制規模與名稱的不同，它們的精神卻是一致的。它們都當是一種學術中心，有組織有計劃地推進知識 (advancing knowledges)。注意，這知識是一個複數名詞，至少一些相關的知識不能各豎門牆，更別說是在相同的一個學界中的了。同時此種組織亦是一種聯合著的 (organized)。不同的 field 要注重所謂 joint effort，此外它們協助學生們學著去做學問 (learn to advance the knowledge)，爲未來的知識界的動力輸入生命。

學生們好像是旅館中付錢的客人一樣，（但

貝多芬 A 大調第 7 號交響曲是我心愛的作品之一，曾被華格納和李斯特稱爲「舞蹈的崇拜」，它的格調明顯地表現出歡樂。它有一個長而緩慢的導奏，就好像是給舞蹈者足夠的時間，以選擇舞伴似的，繼之反覆的 E 絃音作爲活潑的第一主題，第二主題更強調由八分之六的拍子造成的跳躍進行的節奏，生氣盎然，第二樂章介紹出一個調和的極爲完美的對偶曲調，稍有清麗的冷意，三、四樂章就充盈著梅呂哀舞曲和愛爾蘭舞曲，造成歡樂的高潮。這首曲子確是貝多芬對人生的另一種詮釋。

徜徉於「獨攬梅花掃臘雪」的領域裏，更充實了我對真善美的追求。

是，好像而已!!!) 最重要的是，他們都是學術社會中的一員 (members of community of scholars)。

大學中的學生所扮演的角色？不論是研究所或大學部的，學生們給予那傳遞與廣佈知識的過程一種“生命”似的目的，給予年輕的活力；給予這種作業一種蕃衍延續不斷的生命。怎樣達到這樣的目的呢？學生們必須首先自我了解 (being Self-aware) 地進入知識的殿堂，有萬分迫切的求知慾；必須他們知道教學者都是知識學習 (learning) 中的老手，同時知道他們是急於樂於幫助學生們；學生們得像餓狼一樣的從教學者那兒攫取每一份知識，每一毫他所能得到的助力。教學者也指望有精明的學生 (alert students) 給他們“因斯批理純”（借西滄的話）。學生們不是要被管教，而要 actively 地進入推進知識的 operation 中。那些知識不是大學裏任何人的，不是學生自己的，是每一個人的。

學生們當努力使教學者給出他們所有的。學生們有權這樣，這對大家都不容易，但這也是 faculty 的 job，也是大家得努力的原因。

但是一個大學不僅只這些，大學生也不僅只做這些。他們既奉獻自己於“知識”的祭壇，怎能不做個“全人”，怎能“只”成天在細胞膜內外進出，